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杨振文 卷

惟楚有材

納于大麓

於斯為盛



44.18

TT-10-8

复2 K4.K21

I217.1

-10-8

红叶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责任编辑:杨 熠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01-X/I·1790

本方阵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玠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 谈

红叶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杨 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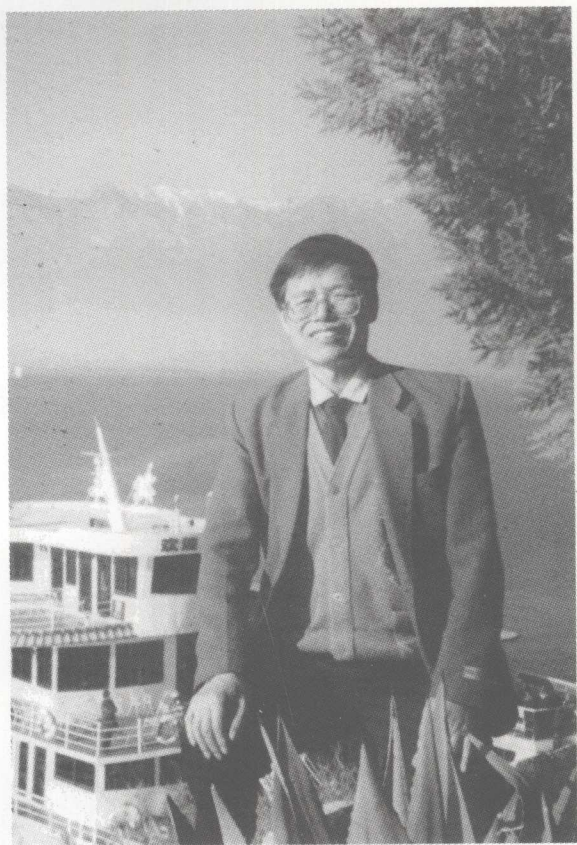
文忆萱	卷
弘 征	卷
冯 放	卷
龙再宇	卷
朱力士	卷
李长廷	卷
罗石贤	卷
杨振文	卷
赵海洲	卷
鲁之洛	卷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易云钦、肖林图、
肖志鸿、肖坚强、
张光辉

作者简介

杨振文，湖南湘乡人。1939年11月1日出生，196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当过中学语文教师，专业剧团编剧。曾任湘潭市文联主席，湘潭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等职。中学时代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后，便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达四十余年。曾于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已出版的著作有《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迷人的笑声》、《试婚》等五部。小说《福大接亲》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迷人的笑声》一书被共青团中央等单位选为“全国红领巾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推荐书”，并获湖南省儿童文学创作大奖。

封面设计：罗 丹



楊紹文

汪菲脱下婚衫，上穿乳白短袖衣，下套天蓝荷叶裙。她身段姣好，舞姿优雅，把满场的人都迷住了。于是，正教向他的祝贺的一个接一个，邀请汪菲跳舞的争先恐后……

可那场新婚舞会之后，至今已过去了一年，汪菲却再也没进过舞厅。现在，她虽然又来到了蜜蜂宫，却并没有跳进去。她站在出售门票的窗口，一时没了主意。

“汪小姐，等人吗？”

她一抬头，见一中年男子笑眯眯地站在身旁。汪菲认出他是陈荣，但她没搭理他，倒慌忙跨过舞厅前面那条马路，朝对面的湖畔公园走去……

就是在去年的新婚舞会上，汪菲和公共跳了一曲“慢四”，乐队又奏起了“探戈”。汪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001

倒春寒 /001

福大接亲 /020

春意浓浓 /029

不是冤家 /091

灯光雪亮 /102

财神和女神 /118

美蝶宫 /137

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 /141

大树、二雀和三条腿的机器人 /184

探病遇奇 /235

杨振文主要著作目录 /282

总跋（谭 谈） /283

倒 春 寒

一

洪泰在刚刚复职重新担任了地区农业局局长职务以后的第三天，看到了一份非同一般的报告：“不是大批大斗，争先公社绝不可能在遇到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下连续十年获得大丰收；不是大批大斗，八里冲生产队绝不可能连续五年达到人平均纯收入两百元。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攻破，社会主义阵地则半寸也不能退让。”这份报告明显地与中央去年年底发下来的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精神相抵触。农办同志告诉他，报告里说的争先公社的事实确实是真的，而且是该县县委副书记吴风求同志的点。

“吴——风求？”洪泰有点吃惊。

面对报告，洪泰百思不解。这十年，是“四人帮”危害最大的十年，争先公社难道就没受到一点影响？这个吴风求，当年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如今有如此能干？嗯，还是

先下去看看吧！

这么着，洪泰就到这个县来了。他本想先去看看吴凤求，一打听，吴凤求正在医院割痔疮，只得作罢。便一竿子插到底，来到了争先公社。

公社革委会主任刘子贵，年纪算不上老，却已经发胖，模样儿显得很富泰。他见洪泰并非是什么领导，只不过是地区下来了解情况的，虽也满脸堆笑，却不冷不热。

洪泰并不理会这些，只是到处看看。在公社礼堂的四面墙上他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锦旗、奖状，以及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等栏目下，说明本公社历年来粮食产量的图表。倒也真威武、壮观。

春雨仍在沙沙地下着。透过门窗望去，外面的山峦、田野和房屋，仿佛全蒙在一幅宽广无边的乳白色的纱幕里……

忽然一阵激烈的吵嚷声，使洪泰吃了一惊。他走出礼堂，只见门前坪里有好几个人正将一个披蓑衣、戴斗笠的人紧紧围住。

“拦路抢劫，你们还有不有王法？”披蓑衣的人大声嚷着。

围着他的人回答：

“谁叫你搞自发？刘主任交代的，搞资本主义，一律没收！”

“搞你娘的资本主义……”

洪泰看不清披蓑衣的人的脸，又没有听到首尾，不知他们在为什么争吵，就想到跟前去看个究竟，便跨出门来。可是披蓑衣的人正好冲出人围匆匆而去。那几个围着他的人倒还在坪里说笑，但一见到洪泰，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等他发问便急忙散去。洪泰满腹狐疑，恰好见公社广播员小

梅端着一脸盆衣服，从坪外的水塘边走回来，便向她打听刚才那个披蓑衣的是什么人。

“他呀，老典型了。”

“什么老典型？”

“还会是好典型吗？”

洪泰正要问个明白，可她长辫子一甩，显得不屑多说地进屋去了。

洪泰回到客房不久，厨工同志便来喊他下去吃晚饭了。食堂里摆着两张餐桌。洪泰赶到时，有一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刘子贵，刚才在坪里的那几个人似乎也在里面。他们边吃边说笑，不但吃得很有口味，谈得也很有趣。洪泰跟厨工同志在另一张桌前坐了下来。除了白菜，每桌还有一大钵子清蒸鲫鱼。洪泰一面吃，一面听刘子贵在那里说道：

“蒸鱼嘛，就少不了姜——”

不料“姜”字还没落音，就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闪，紧接着“叭”的一声，不偏不斜，一堆牛屎刚好落在桌子中央，把那钵子蒸鲫鱼打得满桌都是。刘子贵和他的同桌一齐惊骇地叫了起来。有一个忽然伸手往窗外一指：“看！”

人们朝窗外望去，一个被蓑衣、戴斗笠的人正迅速离开那里。

“是他，牛肉筋！”好几个人同时喊，有两个撂下碗筷就要去追。

“回来！”刘子贵喝住他们，“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

在这同时，洪泰诧异地问厨工同志：

“牛肉筋是不是叫孔长生？”

“正是。”厨工回答，感到奇怪地问：“同志，你怎么认得他？”

二

这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事了。那年月，真是村里村外锣鼓响，屋前屋后红旗飘。这里放卫星，那儿坐火箭，东村刚报稻谷亩产一万五，西村又传棉花亩产两千斤。群众忘我的革命热情，确实叫当时担任专区农业局局长的洪泰感动。但是，那种虚报浮夸现象却使他忧心如焚。

有一回，洪泰和办公室主任吴凤求一道来到一个由好几个公社合修的水库工地检查工作。工地上北风呼呼叫着，可到处是鼓乐齐鸣、呵哟喧天的跃进场面。当他们刚刚转过一个山头，随着一声锣响，从不远处迎着他们冲出一支挑土的队伍。一个中年汉子胸前吊着口哨，举着火把走在队伍中间，在火光照映下，洪泰看出这是一支穆桂英队伍。而且发现这几十个穆桂英全都光赤着上身。洪泰不由得血往脸上涌，怒从心头生，正要拦住这支队伍让她们解散，冷不防有人从他身后奔跑上前，一把将那个打火把的汉子拖住，回身对洪泰他们说：

“你们是专区来的干部，评评看！他——”他直指着打火把的，“强迫妇女打赤膊，是不是欺负人？”

打火把的汉子见他扫了自己的兴，也丢了他的威风，不觉十分恼火，暴怒地叫喊：

“牛肉筋，你不要破坏大跃进！”

洪泰忍无可忍，对打火把的大声斥道：“乱弹琴！”然后对背着他们蹲在路边的穆桂英们说：“你们快回去吧，别冻坏了。”

这几十个青年妇女如同得了特赦令，立即站起身，双手

捂住脸庞急急跑了。

洪泰离开工地前打听到，那个叫牛肉筋的青年农民叫孔长生，打火把的角色是孔长生所在大队的大队长。

“牛肉筋？嗯！去找找他。”洪泰在心里决定后，便打着油纸伞，按照厨工同志告诉他的路径上路了。

天色已近黄昏。他走到一个岔路口，正不知往哪边走的时候，从后面赶上来一个人。这人三十多岁年纪，有着一张嘲弄人的笑脸。他等洪泰刚刚发问，便伸手指着右边的一条路说：

“走那条路，走那条路。”

“是右边这条吗？”洪泰问。

“呃！老是右右右的，会犯错误哩。”说着他哈哈笑了。

“你熟悉孔长生吗？”洪泰问。

“他哇，牛肉筋！”

“什么意思呀，这小明？”

“咬不烂呗。”向导说，“他本来也是讨米叫化出身，土改、合作化都是积极分子哩，他认准了的事，你莫想压得服他，就象淬了火的钢条，断得弯不得——可他吃亏就吃在这性子上。”

“是吗？”洪泰问。

“要不，快五十岁的人了，连堂客都讨不到手？”

洪泰盼向导继续讲下去，可向导已站了下来，伸手指着远处一点亮光说：

“看，有亮的地方就是他屋里。你从这条路走上去就是。我，少陪啦。”

洪泰忙唤住他：

“你和孔长生是不是一个队？”

“他们是高升大队，我家住竹溪八里冲。”

“啊！”洪泰心里一亮，“听说你们生产队办得好，连续五年人平纯收入都是两百元，”

“那不假。”

“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出来的呗，斗出来的呗。”向导很快地回答，可又耐人寻味地一笑。

“你叫什么名字？”洪泰问。

不料对方一甩手，哈哈笑着，眨眼便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这人鬼得很，同我卖关子。”洪泰心里说，并且决定，要尽快到八里冲去访问这位不肯说出姓名的神秘而快活的向导。

洪泰打着手电，朝着远处隐约可见的那点亮光，来到茅草屋前。推门进去一看，只见床上躺着一个瞎眼婆婆，正在不断咳嗽。正想上前探问，老婆婆却开了口：

“长生，你快莫同他们斗法了，斗不过人家的，人家有权有势哩。就当你没捉到那些鱼，就当那些鱼让猫吃了。我这咳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吃药也罢……”

洪泰上前亲切地喊道：

“老人家！”

老婆婆一惊，忙问：

“呀呀，你不是长生，该死，我把你当成了长生。”说着，就想起身。

“您快躺下，您快躺下。”洪泰给她按了按被子，告诉她：“我是长生的老相识哩。”

“长生的老相识？你号什么？哪里的？”